

# 因妻子跌了一跤，河北农民用五年建了座桥

石家庄赞皇县了丝坡村有座“网红桥”，桥是村民赵振书为妻子晏爱维建的。2001年，他俩从地里挑玉米棒子回家，为抄近路下河沟，晏爱维脚底打滑跌了一跤。赵振书说：“以后我给你建个桥吧”

自己设计、自己凿石头，赵振书一口气干了五年，真在家门口建了座约24米长、6米高、4米宽的石桥。村里人管这桥叫“大桥”，当地媒体说他是造桥的“愚公”

桥建好十多年了，前阵子突然上了热搜，网友纷纷赞叹，“神仙爱情”“父母那一辈的爱情比现在更别致”……但赵振书和晏爱维却不这么看

本报记者王京雪

石家庄赞皇县了丝坡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在距离村子35公里的县城，有人说从没听过这地方，旁边的人提醒道“有个网红打卡地，有个桥”，她这才恍然大悟：“是那里啊！”桥是村民赵振书造的。赵振书今年60岁，本分、口拙，这辈子没跟妻子晏爱维发过几回愿，但却一口唾沫一根钉，说到做到。

头一回跟妻子发愿，是1985年前后，他俩刚成亲，家里穷得让晏爱维出门抬不起头，觉得“站在坑里，比谁都不如”，赵振书说：“慢慢来，以后咱会抬起头，挺起胸脯的。”

第二年，就是2001年。他俩从地里挑玉米棒子回家，为抄近路下河沟，晏爱维脚底打滑，跌了一跤，弄湿了鞋和衣服。赵振书说：“以后我给你建个桥吧。”

两年后，他正式动工，自己设计、自己凿石头，一口气干了五年，真在家门口建了座约24米长、6米高、4米宽的石桥，成了乡间一桩奇闻。村里人管这桥叫“大桥”，当地媒体说他是造桥的“愚公”。

桥建好到今天已经十多年了，前阵子，突然上了热搜，引得网友纷纷赞叹，“神仙爱情，河北村民为妻建桥”“父母那一辈的爱情比现在更别致”……

问赵振书和晏爱维的看法，他俩怪不好意思地说这桥算不得“爱情”，不过是为的这个家。

一个念头：“以后我给你建个桥”

在晏爱维眼里，丈夫老实，不会讲好听话，“不好说，但手可巧哩，脾气好。”在赵振书眼里，妻子能干，性子急，脾气赖，但“我能理解，人家脾气发得不是无缘无故，都是为的这个家，她真不容易”。

赵振书长到三岁，没了父亲，十几岁，母亲改嫁，家里一穷二白，兄弟也少。1981年他去内蒙古当兵，第二年，收到兄弟来信，给他说和晏爱维的亲事。

晏爱维是晏家七个孩子里的小闺女，父母想留她在村照应家里，有人上门说了赵振书。



2008年桥建成时，媒体采访给赵振书夫妇拍下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婚嫁的账也是这时候才给平上。

转过年，晏爱维生了儿子，过了几年，又生下个女儿，一个家就这样完满了起来。晏爱维还记得当初家里的窘困。刚成亲时，饭勺都没有，灶台上的锅敞着口，没盖子。推磨磨面，别家用瓮罐盛面粉，他们家使纸箱子。一家四口两亩地，种小麦和棒子，打了秋天吃秋天，打了夏天吃夏天，吃饱而已，要用点钱，得从牙齿上刮。

晏爱维性子要强，觉得自家条件在村里低到了“坑里”，她发过埋怨，但日子总要踏实过，“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那时候，去城里打工还需要门路，赵振书到县里小煤窑挖过两年煤，后来煤窑不让办了，他就回家继续种地，也在村里做做瓦工。

晏爱维每年春天去外地干两个月的果树嫁接，新疆去了6回，嫁接枣树，到湖北、山东是嫁接核桃树。她手快，论棵算钱，她不当第一就当第二，就是每次打工回来，1米65左右的个子，体重只剩80来斤，人也晒得干黑。

赵振书家门口，正对着条20多米宽的河沟，没雨时河道里水不多。村子在河沟西面，但包括他们家在内，村里不少田地都在河沟东面。下地干活，要么绕路，要么翻河沟，他家住在村子最边上，绕路绕得最远。

2001年秋天的傍晚，夫妻俩从地里挑棒子回家，晏爱维走在前面，踩石头过河时，一个打滑，跌倒在地。

走在后面的赵振书赶紧扶起妻子，也不知怎么就脱口说了句：“以后我给你建个桥吧，就不用爬河沟了。”

“他在我背后说的，我没看见什么表情，心想是开了个玩笑。”晏爱维笑着回忆。这一年，她42岁，赵振书40岁。

一座石桥：“要不怎么叫夫妻桥呢？”

“是句玩笑，也是句承诺，这之后才开始考虑修桥。”赵振书说。

夫铆劲儿干一把。

2003年农历三月十九，距离说要造桥已经过去快两年，只有砌墙、盖瓦经验，没造过桥也没学过手艺的赵振书做好准备，正式动手。“那会儿心里可高兴了，弄什么都是动了手就离弄好近了不是？”晏爱维说。

这桥怎么个造法？先用十天半个月挖河道，清淤泥，再把河沟两岸的两块巨石凿平，当地基，地基上垒出两座桥墩，桥墩中间搭建拱形木架，往木架上砌满石头，之后，掰开每条石头缝隙，往里加塞小石块，等所有石头紧紧挤到一起，再撤掉木架，就大致完工。

每一步都难，特别是备料。赵振书买了几根六棱钢，截成20来公分的小段，淬火打尖，做成钢钎。他用大锤和钢钎把十几吨重的山石一块块凿碎，再用木板车把石料拉到河沟边上。

“一个人干不了这活。”赵振书说。晏爱维每天早起烧炉子生火，好给他锻打磨钝的钢钎。赵振书往木板上搬石头，晏爱维就帮他压车把，然后一人拉，一人推。他俩过去种地，各干各的，没有话说。造桥这几年，却天天讲不少话。下了工，还一起去贴着垒起的石墙，量高度到自己身高的哪里。

哪天能干完呢？赵振书有时边干边仰头看着这个“大工程”犯愁。偶尔，他会坐到路边抽闷烟。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用晏爱维的话，“跟咱和面一样，你手都伸里头了，拽出来不白扔了工夫？累得慌了，咱休息两天，接着还弄”。

被议论是难免的，没人看好他俩能造起那么大桥。“人家坐树荫里，看笑话一样看俺干活。”别人问晏爱维，你那大石头能弄成？晏爱维回了句“俺家石头就跟棉花瓜子一样”。

“别人这样，反而激发你非得做出样子。”赵振书说，他越发想造好这座桥，上瘾了似的，觉着“家这边必须有个桥，这辈子建不起来不要罢休”。

受伤也是难免的事。有一回，晏爱维在院子里做饭，突然听不见外面干活的声响，出门一看，赵振书靠坐在家门老核桃树下，脸色发白，用衣服捂着手。他一块指甲被石头砸掉，流了不少血。晏爱维给他包好手，没过两天动身去新疆植树，等她回家，赵振书早又开工了。

还有一回，她看着丈夫在半空垒石头，一个趔趄，差点摔下来。“人脸色一下就往下瓜搭，走下来，坐在地上，说咱不弄了，不弄了。我心里也扑腾扑腾的，说先歇歇劲儿。”这次，赵振书真歇了两天，然后继续开工。

1800多天过去，2008年秋末，赵振书终于垒完了石头。他揣着心撤掉木架子，看见

石桥牢牢矗立，仰头看看，又上桥看看，觉着“真够神奇的”。

晏爱维在家门口看着他在桥上走来走去，举着个拳头，用不大的音量念叨：“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五年里，赵振书造桥用完了6根两米长的六棱钢，他凿了几万块石头，采石的地方被凿出一亩多的空地。夫妻俩很自豪，不靠别人，他们单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家造了桥，实现了愿望。“桥建成了，当时的困难就像都忘了。”晏爱维说。

石桥修好后，不止方便了赵家。以前，村里去田地的路窄得只能过一辆农用车，农忙时容易堵车，有了石桥，大家就有了错车的地方。

县里听闻这事，来给这座便民桥做测量和评估，又装了护栏。村里把赵振书家旁的胡同定名“石桥胡同”，不知道是谁给桥起了名叫“夫妻桥”，又是在地图导航软件里，把这里标注为“了丝坡爱情桥”。

今年，石桥被媒体报道后，晏爱维跟丈夫开玩笑，“人家都说桥是你给俺修的，俺也出力了呀，有份功劳呢”。

赵振书说：“要不怎么叫夫妻桥呢？”

一户人家：像造桥一样建造生活

石桥在夏天最热闹。桥跨在河道上，通风凉爽，从地里干活回来的人们，有的会坐在桥上歇息，吃晚饭时，晏爱维有时会把饭菜摆上桥，一家人吃完了，还在桥上玩耍。

“月亮好的时候，你到桥上心情也可高兴呢，那也是很漂亮的，好天里月亮正明，你在桥上走，身后有点人影，看着也都可好呢。”晏爱维说。

桥修好后，赵振书去石家庄一带的工地打工。晏爱维在家进进出出，每天在桥上走过好些遭。

他们在这桥上迎来许多好日子。桥修好两年，女儿考上大学。接着，儿子娶了全家都中意的媳妇，成亲时，乐队就站在桥上吹打洋鼓洋号。接着，家里相继添了孙女、外孙和小孙子，晏爱维开始帮忙带孩子，不再出去嫁接树。

生活也像造桥一样，一块石头又一块石头，一天又一天地建造起来了。

晏爱维感觉这两年的日子，就像新婚时丈夫说的那样，越过越好，他们出门可以抬起头、挺起胸脯了，“不是噌一下变好的，但没走什么弯路，就这么慢慢、慢慢地爬了上来”。

赵振书说这靠的是两个人的努力，“离了干不行”。

除了打工，他们将近20年前还承包了块荒山，开垦出来，栽了核桃和板栗。头10年，果树没多少收入，现在进入盛果期，核桃行情好时，一年能给家里增收一两万块钱。“不可能马上有收入，早点栽，它慢慢长，以后

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赵振书说。

晏爱维现在在家带3岁多的小孙子，不能出去打工，就在门口种上菜，养上鸡。每天早上一起来，烧火做饭，浇菜养鸡。

62岁了，她整天还不断琢磨怎么能多做点事。

核桃现在不景气，板栗还行，能不能找个老板来包板栗？周边几个村一年能产出十几吨。

或者能不能接个服装加工类的活计？村里像她这样有老有小出不了村的妇女有十几、二十个，都有缝纫机，有的连敲核桃仁，给个三块五块的活都愿干，组织起来不比打麻将强？

她还想过做快递点，村里能接货不能发货，寄快递要走十来里地去别的村子。最近，她想得比较多的是养猪。

“你说打麻将，耍两把可以，要整天那样，咱打心眼儿里还是想找事干，不然时光白白浪费了。他爷爷60岁了，也不能光在外边打工，以后人家不用了，也要回家。现在年轻人压力也可大，车子、房子、孩子。”

和丈夫风里雨里走过快40年，晏爱维说，过日子要记得“家里不是说理的地方，是共同担当的地方。争谁对谁不对有什么意思？但原先我可不这么想”。

赵振书前些年当小工，一个月只挣百十块钱，近几年跟着人学，干上了木工，赚得多了些。“我是想退休了，孩子们也劝我别干了。”他今年没出正月就出来干活，一直还没回过家。

他想回家，守着他的桥，他的果树，他的妻子。

“我就是喜欢农村。”儿子在太原打工，去年贷款买了房，女儿在石家庄，但赵振书觉得哪个城市都不如家里。“都不如农村安静，车太多，走路不方便，人还不串门。”

他很早就想好，等老了就要在村里栽点树，种点地，养俩鸡，养个猪。

“我总感觉儿子老了也会在村里养老，那时候孙子他们会回家过年，永远是这种形式，这个家就像个老根据地。”赵振书说。

他一手筑起的石桥也会是个老根据地，几百年地立在家门前。“应该能用得很长远，赵州桥到现在多少年了？”他笑着问。

造桥时，他就想起过这座传说里有神仙走过的桥，希望自家的桥也能那样长久。

今年，他为妻造桥的故事传出去后，时有人来村里看桥，看完了打卡拍照拍视频。工友们看见他也调侃“这就是修桥的老赵”。

对于一些文章里称他们夫妻是“神仙爱情”，赵振书觉着“说得太神话了，其实就是家里需要有个桥”。晏爱维也说，“我能走多少年啊，还不是为的子子孙后代？”

但是，为了家，为了子孙，为了妻子，不都是种“爱情”吗？

晏爱维和孙子站在石桥上。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新华社记者张晓龙、路一凡、侯昭康

新疆北部的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200多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普氏野马散居其间。

普氏野马的原生地是蒙古国和我国新疆，受盗猎和环境因素影响，这一物种曾在这些原生地绝迹。2001年，我国从外国引进普氏野马进行繁殖研究十余年后，实施了第一次野放实验。

此后，政府、科研以及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卡拉麦里开展了大量野马保护与研究工作。但不论哪项工作，首先要做的都是找马。这时，人们总会说：阿达知道马群在哪里。

# 在卡拉麦里，他总知道马群在哪里

阿达是朋友们对哈萨克族管护员阿达比亚特的昵称，他今年40岁，过去20年都在和野马打交道。2005年，由于精通哈萨克语又善驾驶，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饲养员阿达进入卡拉麦里从事野马监测工作。在卡拉麦里，他每天都要开着汽车寻找普氏野马。

卡拉麦里是一片遍布着荒漠植被、地势起伏不平的荒原。那里几乎见不到建筑物，如果无法借助专业设备或者太阳分辨方位，普通人很容易迷失其间。

“一开始，野马总跑不远。”阿达说，野放头几年，野马活动范围局限在水源地附近，找马用不了多少时间，他反倒花去大量精力观察野马。

在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饲养员会为野马定时供应干净饮水和新鲜牧草。而来到卡拉麦里这种野外环境，尽管阿达和同事们

在极端天气到来前会为野马补饲、补水，但更多时候，野马需要自食其力，吃干草、喝雪水。

看到野马艰难适应残酷的自然环境，阿达像一个放手让孩子闯世界的家长，忧心如焚的同时又反复告诫自己，减少对野马的人为干预，降低它对人类的依赖性。

阿达用望远镜、手持GPS和纸笔，观察并记下野马数量、健康状况、栖息地位置以及周边植被分布等信息，这些观测数据统统提供给野马科研机构。同时，他还在日复一日

的观测中总结出很多野马采食、饮水的规律，以便更快找到野马。

随着野放野马种群日趋壮大，野马研究与保护工作也愈加深入。不少科学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直接来到保护区采集样本、搜集数据，但阿达的协助依然不可或缺。

阿达说，哈萨克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生来喜欢马，他对这份工作甘之如饴。阿达对野马的热爱甚至传递到下一代，5岁的大女儿每次到卡拉麦里，都闹着和阿达一起去找马。这让阿达乐坏了，他盼着女儿将来读大学、念动物保护专业，学成后回归卡拉麦里。

除普氏野马外，鹅喉羚和蒙古野驴是卡

拉麦里最主要的有蹄类野生动物，它们的种群数量稳定而庞大。科学家2年前的观测数据显示，蒙古野驴已超3000匹，鹅喉羚种群数量更有近万只。

阿达说，野马的采食距离已明显增加，同时，野马还在向其他两种有蹄类野生动物学习，找马正变得越来越难。

到去年底，卡拉麦里野放野马总数已达到267匹，接近2001年第一次野放总数的10倍。而据科研人员介绍，野马要完全脱离人为干预、真正实现回归自然仍需时日。

“或许到那一天，连我也没法轻松找到马群了。”阿达说，“不过，那才是真正的‘野’马呀！”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11日电